

第七十一章 事情不是想像的那樣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費T是誰？”

“院子裏還有哪個姓費的？”

“大人說的是費老？”

“我說的就是那個老怪物。”範閑已經做完了所有，喊人端了盆溫水進來，細細地淨了手，扯了塊毛巾擦幹，這才對言冰雲說道：“你受刑太久，心脈已經受傷，武道修為大為折損。”

說完這話，他細心地注意對方的臉色，發現言冰雲一臉平靜，似乎沒有聽到一般，他不由大為讚歎，心中更是拿了主意，一定要將這個看似冷漠，實則高傲至極的年輕人收入帳中。

“回國之後，好生調養調養，也不是治不好，指甲被拔了，總會重新長出來，骨頭錯位了，我讓七處那個光頭再給你重新找斷，我再治一治，怎麼也不能變成陳萍萍那種老跛子。”

範閑開著玩笑，言冰雲的感覺卻有些怪異，整個監察院，遍布天下的密探，沒有任何一個人敢在旁人麵前稱呼陳院長為老跛子！

言冰雲緩緩眯著眼睛，似乎想看透這件事情背後的真相，比如...為什麼範閑如此年輕，卻已經是監察院的提司。正此時，一股火辣的感覺卻從他胸腹之間升騰起來，饒是他的興情如此堅毅，卻也被這突如其來的痛苦震得眉角抖動了一下。

“無妨，隻是逼毒的手段，因為不清楚你的體內有什麼陳毒，所以用的藥霸道了些，不過有我在旁邊看著，你死不了。”範閑毫不在乎地替他將衣服披好，“忍一忍吧。”

言冰雲的額頭開始冒出黃豆大小的汗珠，顯然極為痛苦，低沉著聲音說道：“娘的，比中毒還要難受，這是什麼解藥。”

範閑大喜過望，擊掌讚歎道：“言兄肯罵娘了，也對，老擺那副冷冰冰的模樣給誰看？在北齊錦衣衛麵前裝裝醒就好，在我麵前可別玩這招，我打小就看膩了。”

他打小看膩的，自然是那位酷帥到底的竹子叔叔。

“你這起起解毒的法子是跟誰學的？我不信任你。”言冰雲感覺身體外麵抹了傷藥的部分也開始灼痛起來，寒聲問道。

“先前就說過。”範閑微笑望著他。

言冰雲眼中異芒一閃，渾將體內體外的劇痛都忘了，嘶聲說道：“你是費介的徒弟？”話語裏滿是驚訝。又道：“費介沒有你這樣一個學生。”

“虧你還自誇對我十二歲以前了若指掌。”範閑開始收拾床邊的瓶瓶罐罐，譏諷說道：“連我的老師是誰都不知道。”

言冰雲看著他，半晌沒有說話。範閑很無辜地回望過去，撐頰看著言公子身上的滿身蚯蚓，輕聲說道：“我說言兄，為什麼總感覺您看著我便滿臉怒氣？”

這是範閑心頭的一根刺，既然要收服言冰雲，那就一定要知道對方為什麼對自己會有如此強烈的抵觸情緒，不然往後的日子，一定會非常不好過。

長時間的沉默，言冰雲似乎依然不想談及這個話題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隨著身體內外的灼痛感漸漸消失，這位監察院北方大頭目的腦袋卻有些昏了起來，看著範閑那張漂亮的臉蛋便是無來由地痛恨，想到這些年在北齊朝野提著腦袋過日子的刺激人生，言語像是控制不住一般，逃離了微幹雙唇的束縛：

“提司大人，不知道您還記不記得，五年前澹州曾經有凶案，一直沒有偵破。”

範閑正在關箱子的手沒有停頓一下，心裏卻是微感吃驚。他當然記得那起凶案，那是範閑兩世為人，第一次殺人，直到今時今日，那名刺客咽喉上暴起的冰冷栗子，似乎還有刺激著範閑的掌心。

“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。”範閑皺眉說道：“這件事情和你我有什麼關係嗎？”

言冰雲古怪地笑了笑：“那名刺客是四處下轄的，也正是因為這件事情，我才會被趕到北邊來做隻老鼠。”

“所以你恨我？”範閑陷入了沉默之中，半晌後，他忽然極其快意地笑了起來：“我以為，你應該感謝我。”

...

“這什麼？”頭部的昏暈感褪了些，言冰雲略覺詫異後馬上回覆了冷漠。

範閑盯著他的雙眼，一字一句說道：“因為我看得出來，你骨子裏天生就是個間諜，你喜歡這種生活...我想這四年潛伏北齊，日夜緊張不安，對於你來說，是個很刺激很充實的人生。”

言冰雲說道：“如果大人你喜歡，您也可以呀嚐試一下。”

範閑笑了笑，背起藥箱，像個郎中一樣走出了廂房，反手關上門，他不易為人所察覺地聳聳肩，將指甲裏的那抹mi藥剔進箱子的邊角，在心中警告自己，對自己人用mi藥，僅此一次，再無下例。言冰雲果然厲害，在哥羅芳的作用下竟然馬上就能醒了過來，如果讓他自己自己動用了手段，隻怕二人間的關係再難融洽。

從言冰雲的嘴中聽到的這個故事，讓範閑很有些感觸，同時知道了對方看自己不順眼的真正理由，範閑覺得很安慰。

沒有想到自己與言冰雲竟然會有這樣古怪的淵源，五年前因為澹州的未遂謀殺事件，言冰雲被趕到了北疆，最後成為了監察院在北齊的密諜頭目。而五年後，竟然是自己來親自接他回國。想到此處，範閑不由笑了起來，這世界上的事兒，還真說不準哪天就輪回來了

“大人，盛老板送酒來了。”有下屬請示道。

範閑揮揮手道：“你們接著，我不想見他。”下屬應了一聲，就出去了。範閑皺了皺眉頭，才教育了一頓崔公子，信陽方麵就有信來，那位長公主還真是迫得緊啊。正想著，王啟年從外麵進來，手裏拿著一封信，輕聲說道：“盛懷仁帶來的信。”

範閑撕開封口，細細讀了一遍，眉間現出一絲憂色，自言自語道：“這些人到底在玩什麼？”他眉梢一挑，便進了後院。

言冰雲十分警覺，當範閑推開門的時候，他的手已經摸到了身邊佩刀上。

“放鬆一些。”範閑看著仍然閉著雙眼的他，說道：“在這裏沒有人會想來暗殺你。”

言冰雲緩緩睜開雙眼，看著範閑這張臉，眼中親過一絲冷厲之色，說道：“你給我用的什麼藥？為什麼我的頭一直有些昏？”

“用了些寧神的藥劑。”範閑很平靜地解釋道：“你的心神損耗太大，如果想要盡快複原，那就需要良好的睡眠，隻是沒有想到，你的身體機能已經足以抵抗藥物，沒有太大的用處，可惜了。”

淡淡這句話，但將先前的mi藥事情遮掩了過去，範閑那張纖淨無塵的麵容，實在是陰謀詭計最好的偽裝。

言冰雲知道對方反身入房一定在事情要問，目光落在他的手上，皺眉說道：“範大人，有什麼事情？”

範閑將手上的信搖了搖，笑著說道：“長公主的信。”

言冰雲有些詫異，臉上卻沒有表現出來，淡淡說道：“這和下官有什麼關係？”

“在回京之前，您依然是慶國監察院駐北齊密諜大統領。”範閑微笑說道：“所以朝廷要做事情，我自然要征詢一下您的意見。”

“大人請講。”言冰雲不動聲色。

...

等範閑將信陽方麵連續兩封信的內容講清楚之後，言冰雲的眉頭皺了起來，他的眉毛裏夾著幾絲銀絲，看上去顯得有些有氣無力，他輕聲問道：“長公主為什麼要管這些事情？”

範閑說道：“我隻是來征求您的意見，這件事情，院子要不要插手。”

言冰雲搖了搖頭：“院子想肖恩死掉，長公主卻要我們配合上杉虎把肖恩救出來，這本來就是兩個相反的目的，我們如何配合？”

範閑坐下來，看著言冰雲那張冷漠的臉，說道：“先不討論這個問題，我需要從你的嘴裏知道，目前北齊的朝局究竟是怎麼個模樣。”

言冰雲看了他一眼，伸出三根手指頭說道：“三麵。一麵是太後，一麵是皇帝，還有一麵是上杉虎...不過上杉虎既然被調回了上京，那麼他的實力受損太大，他必須在太後與皇帝之間，選擇一個。”

很簡單粗糙的話語，卻是信心十足的判斷範閑沉默示意他繼續，言冰雲繼續說道：“按大人的說法，如果肖恩上上杉虎的義父，而苦荷國師卻想肖恩死，這樣看來，上杉虎最後必然會倒向皇帝那邊。”

“為什麼？”

“因為太後一定會聽苦荷的話。”

範閑下意識裏抖了抖眉毛，遲疑問道：“太後確實挺年青的...但是苦荷國師還有這種心思嗎？”

言冰雲怔住，半晌後才明白這位外表清美，內裏委瑣至極的年輕大人誤會了自己的意思，鄙夷看了範閑一眼說道：“事情不是你想像的那個樣子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